

一小时的幸福时光

马亚伟

我常去一家馄饨摊吃早点。这个小摊是一对中年夫妻摆的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他们都在固定的地方出摊。他们的小摊很简陋，只是在空地上支起一个遮雨棚。碗筷、小餐桌、长凳等，都是随来随带，一股脑堆在三轮车上，来的时候搬下来，走的时候收拾走。他们的收入很微薄，刚刚能够维持生计。

我看得出来，他们过着很艰辛的生活。卖早点需要早早出摊，夫妻俩都是凌晨四点钟就起床收拾。不管天多冷或者多热，他们都要在最早一波上班的人之前把摊子支好，然后耐心等待顾客。晚上，他们都是八九点钟才收摊。有时赶上天气突变，大风或者大雨突如其来，他们就会手忙

脚乱地收拾东西回家，每次都弄得很狼狈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他们在大雨欲来时落荒而逃，夫妻俩大声地冲对方喊话，互相提醒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下。他们七手八脚收拾好，雨点已经劈头落下来，男人使劲蹬着三轮车，女人在后面用力推，两个人像两只可怜的鸟，急着飞回巢里。他们租住的地方离得倒不远，十分钟就可以到。一间平房，几样简单的家具，一台电视，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

这对卖馄饨的夫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重复着单调而艰辛的生活。一天当中，只有中午这段时间他们可以休息会儿。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不习惯中午吃馄饨，所以他们中午不出摊。中午这段时间，他们就在家安心做做饭，然后等孩子放学回家。那次，女人对我说：“我们每天中午都要陪

着女儿写作业，对我们一家人来说，那一个小时是最幸福的！我们俩不用忙着准备出摊的东西，屋子里没了丁丁当当的响声，特别安静。女儿在饭桌前写作业，我和她爸爸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。女儿说，最喜欢我们这么陪着她。有太阳的时候，阳光能照进屋子里，屋子显得很亮堂。女儿特别懂事，写累了，就冲我们笑笑。我们都不说话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陪着她，真幸福。那一个小时过得真快，眨眼就过去了。”女人絮絮地说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我被她感动了，平凡而艰辛的生活中，她能够发现一小时的幸福时光，真的算得上懂生活、懂幸福的人了。我冲她笑笑说：“可不就是嘛！我们都在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努力。”她点点头说：“为了这一个小时，我每天再苦再累，都觉得值！”

我能够想象得出来，一家三口在小小的屋子里，彼此陪伴，爱意弥漫，温馨满屋。那样的一个小时，只是一天的二十四分之一，但足够了。

谁能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享受着自己想要的幸福？我们不是也一样吗？或许你干着不喜欢的工作，硬着头皮也要撑下去；或许你被领导训了一顿，很想狠狠摔门走人，但必须强颜欢笑继续下面的工作；或许你在艰苦的环境中做着最难的事，身心俱疲，很想放弃，但再难的事也能熬出头。我们这么努力，是因为每天总有那么一小段幸福时光，一刻钟，半小时，一小时，两小时。这一小段时光，就像一束亮光，足以照亮再黯淡的生活，足以撑起再漫长的一天。

同事的孩子每周末回来一次，一家团聚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。朋友夫妻俩两地分居，每个月相聚一次。她们说，一小段幸福时光就足够了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常思一二。同样的道理，谁能每一天每一点钟都在幸福的蜜罐里泡着？只要有一小时的幸福时光，生活就是值得期待的，生命就是值得珍惜的。



深秋

杨民贵
摄

父亲的另类爱好

侯会东

近两年，父亲热衷上了收集相片。和其他收藏发烧友不同，父亲收集的全都是与我们家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照片，当然收集最多的要数我和弟弟两个家庭成员的照片。身在外地的我和弟弟每次节假日回家，父亲都要求我们带几张近期的全家福相片回来。听母亲说街坊邻居到我们家，父亲都要拿出相册给人家看。父亲这回总算有个爱好，作为儿女只有大力支持。

可今年由于单位领导派我出差，弟弟也因为工作忙，哥俩大半年都没回家。父亲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来，我和弟弟只好说等忙完就回家待一段时间。

那天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父亲有病住院，让我们哥俩马上回家。我急忙和单位领导请假，并通知和我在一个城市的弟弟，一起携带妻儿急三火四赶回家。可回家一看，父亲没事儿似的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问母亲：爸爸的病这么快就好了？！母亲微笑着点点头：其实你爸就是血压有点高，在医院住两天就回家了，让你们回家，就是你爸有点想你们了！“想我们也不能这么说呀，跟得啥大病似的，多不吉利，让人多担心！”“不说有病你们能回来吗？”父亲带着埋怨的口吻说道。我和弟弟一时语塞。

吃完饭，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对我和弟弟说：“快，把你们两家近期照的相片都拿出来，昨天，我又买了一本大相册，专门放你们照片的！”

由于着急往家赶，我和弟弟都没顾上照相。父亲听后，一下子就火了，指着我和弟弟大声吼道：每次回家都不让你们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们哪次都没少买，可让你们拿的东西却给忘记了，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

没想到为了几张照片，父亲竟发这么大脾气，我和弟弟有点不知所措。妻子急忙过去打圆场，安慰父亲，说回去照完就邮寄过来，好说歹说，总算让父亲的气消了。趁父亲和孙子、孙女说话间隙，我和弟弟忙把母亲拉到一边问其中原因。母亲叹了一口气说：你爸爸一直不让我告诉你们，他这两年患了健忘症，随手放的东西马上就忘，就连家里的亲戚想半天才能想起。所以，你爸想用收集相片的方法来记住他身边亲人，这回你们知道为啥每次回来你爸管你们要照片了吧，因为他怕有一天连你们他也忘记了，他要通过看照片来时刻记住他的孩子们。

说着，妈妈拿过来几本相册，每本相册的第一页都是我和弟弟家的全家福，后面还标注着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和生日。

寒冬慢火干菜香

李运明

寒冬，草木萧疏，绿色难觅，鲜嫩蔬菜虽然从温室大棚里抖抖索索地走上了餐桌，却滋味寡淡，让人了无食欲，这时却是吃干菜的大好时节。

我家地处平原地带，虽没有山区常有的竹笋、木耳和蘑菇之类，但是从早春的槐花到盛夏的豆角、金针菜，从初秋的苔叶、萝卜缨到深秋的梅豆，从鲜嫩的南瓜片到经霜的红薯叶，无一不是晾晒干菜的上好食材。繁忙的劳动之余，母亲忙里偷闲，每年总要尽可能地晒上一些干菜。经过晾晒、贮藏，这些曾经鲜嫩清爽的食物，一如失去了美好岁月的母亲，显得沧桑，却散发出缕缕醇厚、悠长的芳香。

入了冬，时光仿佛从峡陡流急的深谷流到了舒缓平阔的浅滩，多了不少的从容和悠闲，母亲拿出干菜，开始了漫漫寒冬里一段齿颊生香的美好时光。

干菜里，槐花、苔叶、萝卜缨是做包子馅的好材料，当然最好的应数槐花。冬日里，母亲抓了几把干爽的槐花，闻着

槐花淡淡的清香，她脸上漾满了笑容。她把槐花浸泡在温水里，槐花恣意地舒展着皱缩的身体，一会儿就把盆里胀得挤挤挨挨的。待槐花胀开，母亲把水挤干，再抖散开来。泡发好的槐花，拌上粉丝、鸡蛋花，在热油锅里翻炒几下，就是上好的包子馅料了。包子蒸出来，雪白圆润，褶皱清晰，俏嘴鼓凸，薄薄的皮，醇香的馅，我一口一口咀嚼着，心里仿佛洋溢着暖融融的春意。

豆角、梅豆和南瓜片则适合慢火炖煮。下雪的日子，屋外冰天雪地，寒气逼人。屋内生着火炉，火苗轻轻摇曳着，火光把我们的脸膛舔得发烫，把我们的身影放大得高高大大的，映在墙上。傍晚时分，母亲端着炒锅过来，把锅坐在火炉上。锅里切好的五花肉见了火，开始吱吱地响。等到把五花肉炒至半熟，母亲开始给锅里加入开水，锅里一声爆响，随之腾起一团白雾，白雾在屋内氤氲飘荡，绕梁不绝。火苗悠然地舔着锅底，不一会儿，锅里就开始咕嘟咕嘟地响起来。估摸着肉要熟了，母亲再把泡发好的豆角、梅豆或者南瓜片倒进锅里。锅开了，

肉味里夹着干菜香，干菜香里包裹着肉味，袅袅腾腾地在鼻翼前萦绕，是那么鲜香醇厚，诱人禁不住唾津潜溢。围坐在火炉周围，我们开始了一顿美味的晚餐。虽然没有红泥小火炉的雅致，但我们却吃得畅快淋漓，温热满身。

干菜不仅有着这些寻常的吃法，母亲有时还想方设法做出一些新鲜的花样来。记得有一年我返家过年，一踏进院门就闻到一股香味。原来母亲正忙着做过年的美食。待我安顿下来，母亲给我端过来一盘刚出锅的美食。那美食是油炸的，扁扁的，有指把长，嫩黄焦酥，看上去像油炸的小鱼。我问是什么，母亲不告诉我，却说你尝一尝就知道了。我试着咬了一口，是满口的焦酥嫩香，非常好吃，像鱼却没有刺。我愈发要问个明白，母亲一脸得意，她说：“这是我摸索着做的‘梅豆鱼’。”梅豆鱼？我还没听说过这么稀奇古怪的名字，就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母亲呵呵地笑着告诉我，她是把梅豆泡发好以后，小心地揭开，然后灌进去肉馅，接着在外面挂一层薄薄的芡糊，最后油炸而成。

干菜的吃法多种多样，咀嚼着醇香的干菜，反刍着过往的时光，漫长的冬日充满了温情暖意。

——漫漫冬日里，干菜香，心窝暖。